



明清別集叢刊

潘德輿 著

朱德慈 輯校

潘德輿
全集



三



潘德輿全集

三



潘德輿 著

朱德慈 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養
一
齋
雜
稿

緣起

古人雖倉卒細微，均不翫忽，故書尺學稿，往往傳於後世。予自今以往，凡有所作，均就此冊為底稿。非冀傳於後也，倉卒細微、無所不謹之意，藉此可以仿效云爾。丙申十月十二日，四農書於養一齋之南軒。

與郝鏡渠劄

鏡渠三弟足下：暑軒談宴，歡悰如昨。候已小雪矣，大化如矢。凡為志士，可深驚懼，況兄半百外人哉？雖久隔晤言，然日昃無事，小步林薄，輒睇靄雲，為之神往，想同此凝佇也。比維端坐讀書，奉親教子，真樂無極。著作宜有獨到處，何不一示我？兄近遊秣陵，俯仰今昔，華顛增忱，山水清妙，未克助興。祇多聞省會中民俗漓薄，官箴隳裂，事為之鬱轡累日。世態既不可問，而吾郡後起英俊率放恣自喜，尤足為風會憂。然此非今日所致也，數十年來達官鉅儒爭以宋明以來講義理者為空疏迂拙，無當於博雅之學、識時務之才，於是前輩端整規矩之遺了無足述。人而構文，外而制事，一唱百和，咸歸通脫。始通脫，繼蕩佚，凌夷以至此耳。吾輩寂處，豈能一蕘障河？惟有益虔脩省，能自守無過之地幸矣，豈敢肆口責人？然五夜夢迴，方寸稍拓，不免關念。總以聽之，不思救之，不能耳目之用。

所往既窮心境困，邇益在圍城矣，如何如何？十月十二日，世愚兄頓。

家祠司事與族人啟

敬啟者：祠堂近年所收米租菜租，除還新祠買宅之項及河閘費各款，尚有積欠未清，似難議及設祭。然冬至祭祀大典理無久停，故去年冬至即已設祭。今冬擬復奉行，謹具知單奉邀族眾來郡，詣祠同祭。兼之祠堂大門未蓋，前此族眾所捐之款雖已書明若干，而未盡送交祠堂司事，務祈此次各自攜來，以便還積欠、蓋大門等事，並可面商如何籌款之法。單到即望屆期同至為禱。道光十六年十月日，三房司事雲衢、彥輔、及試同啟。

示生徒語

人要立志，文要立意。立志乃義，立意乃氣。行義是人，行氣是文。

答徐廉峰劄

廉峰三兄大人侍者：夏間分手，悵惘不可言。時命蹇劣，仰負期待。既自愧恨，加以年齒衰暮，

一無建樹。撫時增感，如何可遣？歸途炎蒸熏灼，幾致大病。服藥數帖，幸而無事，然憊已甚矣。七月杪抵家，閉門兀坐，惟以靜攝為事。及神氣稍緩，得小庾書，知吾兄薦石甫處課讀。鄙念即擬致書鳴謝，旋以南遊金陵省止泉舅氏，往返月餘，未得具緘，真悚歉無地矣。石甫處至今未獲消息，傳聞渠以阿郎新婚，心緒未定，故聘延遲滯，亦情事所有耳。弟數歲以來，南北賓士，一無所得，而形神為之交瘁。比專意養病，世間種種，一切不敢愁慮。偶觀書籍，轉見古人用心真切處，乃別有頭腦，凡辭章工拙，境遇亨屯，均是末事。吾兄每言文字是身外物，弟今乃悟及。頭顱如許，追悔已晚。大化迅疾，彌切惶懼。草木同腐之譏，疑不能免。村居無所聞見，甘於蕭寂。時聆世事，大率混同一色，以圓美為高才，以不認真為曉悟，各呈厥私。計我國家設官養士之意，若何攸此報？弟伏處蓬蒿，大定甚易。惟當此百務待整之時，能扶朝綱紀自任者不知為誰，而鄉校之中多廉恥掃地者，風尚如此，得不愛思之？羽可鯁亮之士，拓落不振。與弟別時，彼此執手大號，以再見難也。昨聞舟過吾郡，相距數十里，竟不得一見，為之伊鬱。小庾已歸，尚未握敘，不知生事若何？龍門歸而養親，最為清雅。吳生稼軒近頗常見。拙作詩話，蒙付剗劂，洵是古誼。然其中有譏陋語，有激烈語，兄持以示人，有改我之失者否？希便示也。別緒萬端，覩縷難罄，惟希順時自愛。

答葉潤臣劄

潤臣二兄足下：九月杪，孔生宥函過郡，奉到手教，敬承垂注，幸甚。承示閉關讀書，致多樂趣。

此在巖谷中已為抗心高跼之士，況長安陌上，十丈軟紅漬人神骨，孰肯尋無味之味，與古人通沆瀣耶？足下志尚篤雅如此，真畏友也。弟齒衰志頹，學無歸宿。比村居少事，時親燈火。每歎吾輩進步當時，反觀夾輔之功，則在讀書求友。未有書得其要，友得其人，而名節以敗者；未有書失其要，友失其人，而名節以成者。成敗之故，伊古炯然。足下既能辨書味，審友聲矣，自今以往，卓有樹立者，非足下其誰？廉峰太史為弟刊拙著詩話已成，弟歸時印本太少，未及請正，足下試索諸廉峰，可一燭覽，並訂其得失也。石甫司馬處延弟授經，前有此說，今尚未定。家居訓子，境頗窘乏。轉有真味，燈下草成短歌，不足言詩，吐臆而已。即希順時珍攝。

與黃斗南劄

斗南三弟大人足下：小別經旬，惟動定吉祥為頌。啟者，前托寄阜邑書，聞係使人寄去，未知靜山之意若何？兄本意專力前往，使人皆恐未確。此刻回信既為遽來，則書能達與否尚在未定。特此奉詢老弟，是否前書必達，及何日可以確得回信，均懇示知，以慰繫念。順候近安不一。愚兄潘德輿頓。

題鄭少谷詩集

少谷四言、五言古詩，淡而深，奧而直，取裁于魏晉，而原本於風騷，讀之可以滌浮靡而返淳古，厚

正性而悟道源，非徒才人之詩也。選百餘首，朝夕玩味。回視己作，皆秕糠矣。

與宗子翼、子啟劄

子翼、子啟兩世弟足下：夏間別後，轉瞬嚴冬。馳繫之忱，彼此想共之也。兄齒衰老拙，拓落無成，南北賓士，徒增疲茶。抵里以後，小疾頻侵，株守蓬廬，惟恃習靜觀書以養既衰之體，生計牢落。明歲雖受邑書院聘書，亦不足定朝夕。窮通豐嗇，惟信命數。吾輩守之，得于古人息心法也。京華之思頗繁，所最念者獨在吾兩世弟。師生兩世，義誼極深。門閭未振，私心耿耿。惟望趨力肄業，各極其人事。德門世澤，培養光大之期當在足下。寒燈竹屋，離緒萬端，不勝悵結。即候近安。

題盛子履山水冊四首附記

子履先生為吾邑校官十數年，來春將歸鎮洋，解組潛居，優游林野，僕雖不文，弗能留也。今年冬，以自作溪山水景一冊屬題，格蒼氣古，如其為人。然煙霧之興，亦自此深矣。僕幽懷甫觸，離思已鬱，賦詩四章，漫書其後。以為題畫可，以為送別亦可。鬱伊糾結，幾不能自辨也。他日扁舟相訪，復出茲冊對觀，乃種此一段愁懷耳。山陽愚弟潘德輿拜題。

示生徒語

吾之教人為文，先審書理，次立總意、立股柱、立排柱，然後下筆，通篇必求一氣呵成，如是而已。諸生學文，高卑濃淡雖不必拘，要必守此為本務、為家法。不如是，則雖遊吾之門，而未嘗信吾之教也。丙申十一月朔日書。

與阜邑令張黼堂書

黼堂先生父台執事：久欽令譽，未獲識荆，翹盼祥暉。弟輕才株守，垂暮無成。辱荷延講席，自慚譴劣，恐有負雅懷。弟擬於元夕後買舟詣阜，奉謁光儀，即與肄業諸君商榷文字。以先生勤於政教，弟亦不敢憚勞也。

與吳少鶴書

少鶴二兄大人閣下：前惠手書，弟適往阜未歸。昨日抵舍，始為奉誦。弟真州之行，本擬在上月內，緣邑書院課卷羈留，遲滯至今。現定於十五日赴城，十七日南下。令郎稼軒可於十五日到城，以便

同發。即請大安不一。

上止泉舅氏稟帖

受業甥潘德興百拜舅大人鈞座：敬稟者，甥久未上叩起居，緣春間僕僕往來，苦多未暇。甥於正月應阜邑觀海書院之聘，連閱三課文字，至二月初九返舍。復於十五日起身南來，至廿四日乃抵真州姚署。生徒三人二姚一張並吳生稼軒及三兒亮熙，凡五人。甥到館數日即擬肅緘到省，奉陳一切，而胃疾頻發，每日脹痛不安，實由年來勞碌所致。連服黨參、黃耆，現在稍止，神氣尚未及初。衰耗如此，仕進之途可以度力而止矣。甥四月底必歸，仍到阜寧一課，以場頭已迫，阜邑人望甥甚殷，不得不往。節後復來真州，至秋闈乃歸耳。肅此上稟，恭請鈞安，伏惟慈鑒。

答丁儉卿劄

柘唐三弟侍史：南來逾月，別懷耿耿。頃奉手教，審動定吉羊為慰。家書累承關注，感激莫名。承示吾邑修志，已有成議，為之喜動顏色。止庵先生屈留冷署，尤切至可感。此事久當經理，得吾弟及止庵總持，必深合古人義法，一方不刊之典其在此矣。若以分修需人，俾兄得參末議，則兄自揆才力，不敢荷此盛心也。仲春過城，曾論及此事，約有三難：一曰費難集，二曰事難悉，三曰筆難直。此皆

深切吾邑時事人情而言之者，非齷齪畏難而敢於阻滯之辭也。若欲兄亦分任其事，則兄之自視又有三難焉：一曰學識粗，二曰館舍遠，三曰疾病多。此皆於纂輯刪正、細大兼舉之事，甚不相洽。使真以學粗館遠之人冒昧承之，則徒有秉筆之美名，而私意不淨、聞見不實、疏漏雜匯、阿黨執拗，貽將來之口實，招時人之訕罵，甚且觸鬼神之譴怒，其得罪於世也不小。況衰年病軀，勉為此難，不敢辭朝暮鉤考之瘁，又必嚴氣正色，篤守古道，一掃請托。是非曲直與人異見，與人爭辯，呶呶不已。而鉤考則頭眩，爭辯則氣張，事未成而疾催生矣。是無益於公，又大不利於己也。何為然哉？兄非不知桑梓至親，志乘至重，何敢輕視？然才之不稱，遜避亦本分也。況又幸有閩通敏達如吾弟及止庵者在，兄之袖手無害於事之成，何憚而不為此？惟望吾弟及止庵鍵關卻掃，力屏閑雜，正襟凝神，為吾鄉必傳之書。幸甚！附頌著安。三月廿二日。

答張雲橋明府劄

雲橋先生父台執事，前月再趨貴治，疊荷鴻施，謝難筆述。高懷朗映，厚誼纏綿，友道之隆，實深欽感。昨接誦手教，獎飾逾恒，已增愧赧。兼承高義，仍訂來歲書院講席之約。自審禿昧，無以教人，而久忝眷愛，得附苔岑，何敢推辭？唯望院中多士砥礪有加，今秋多報捷者，庶不負先生獎掖之至情也。四月十六日課卷已勘畢，茲繳呈鈞正。至五月兩課，隨即點定奉寄。肅此報謝。

與婁令毛明府劄

久欽碩望，未奉清塵，遙惟老父台大人績懋升補，道凝履祉。茲敬啟者，弟學謏才疏，一無表見，荷陶宮保師盛心，薦貴邑書院主講。頃又得老父台手書一通，不勝愧悚。其時弟在護理都轉姚三兄署授經，適宮保師駐節邗上，當即上謁申謝，稟商貴邑書院課卷容郵寄閱訂，不敢曠誤，宮保師甚以為可。弟旋托敝邑張父臺奉劄致意。昨張父台書云，老父台業有覆劄，言及春夏兩季束脩必送至省垣節署。惟是春夏以來弟課吾邑諸生卷，難踐尊命。仰承雅誼，銘感何窮？泐此微臆，特希曲諒，即請升安不盡。

與徐廉峰劄

廉峰大人閣下：久未奉書，以生事刺促，道陸館舍，心緒不靜。亦以舊疾時作，懶告知己，遂稽延為歉。弟二月間至石甫儀徵署，四月初移館揚州，月杪旋里，五月復來。七月，生徒將趣省應試，弟又將北旋。賓主師弟，無不歡愜。與石甫酬唱極歡。其嗣子天事卓絕，涉獵亦多，議論今古，往往中肯。顧不輕落筆，自春徂夏，未作一藝，此則甚不可解。秋闈既畢，弟擬不復來館，以日夕無所督課，素餐良可愧也。比在揚州，得友一人，曰寶山毛君嶽生生甫，經學、演算法皆有纂述。擬重修《元史》，已得其

半。詩歌、古文尤極潤雅，朝夕談經，推論至微，殆吾省第一士也。年逾四十，未獲鄉舉，殊可悵惋。然斯人亦不借科名傳矣。知吾兄極好士，附此奉聞。弟來春尚擬北行，非覲一第，欲與師友一暢懷襟耳。稼軒隨此讀書，課藝甚精進可喜。渠今冬即可入都。小庾已至都下，近狀何若？殊思之也。愚弟潘德輿頓。

論鬼神口占示吳生

大田

先機後報巧安排，神鬼昭然一理該。卻有三般難確信，輪回地獄與勾差。

論時文口占示兒輩

多求生發題情出，專講清通筆氣來。縱使學文多法則，總須此處立根荄。

書壁示兒輩

立志希賢防墮落，苦心修業振衰微。

劉元城先生贊

學自誠入，百行有主。壹意絕欲，仰報父母。畏義如刑，抗希前古。危坐植立，身如砥柱。終日劇談，口無妄語。聲色貨利，避若蛇蠱。殿廷雄辯，臣也如虎。屢斥姦凶，備嘗毒苦。生死禍福，熟視無睹。浩然直氣，充塞區宇。疾病時侵，超然燕處。養壽閉門，士民歌舞。既死猶生，懾伏強虜。萬變不磨，一誠凝聚。鐵漢全人，遠配韓愈。誰能師之，以植以矩？

自警聯

道義存誠無愧怍，斬除意惡對神天。

金
壺
浪
墨